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## 第一〇九回 任采薪夫婦受苦 思死路鬼物頻臨

七竅夫婦在茅篷內拜雙嫗為父母，以為安居有所，別無他慮。豈料老叟係三緘所化，老嫗係三緘指木而化，立意琢磨七竅以及珠蓮，而七竅不知，珠蓮亦不知也。一日，老嫗謂老叟曰：「是地荒涼，無多出息。爾又好事，救得一男一女來吾家下，拜爾我為父母。雖未曾生育於他，然既在石縫中救其性命，甚如重生伊等一樣。吾與爾壽已八秩，彼不念及堂前親老，采薪汲水，尚要吾二人勞力供之，其孝安在？」老叟曰：「彼夫婦身處石縫，幽陰已久，縱要彼役任採汲，再待安閒數日，亦不為遲。」

老嫗曰：「叟言差矣。嘗聞教子嬰孩，教媳初來。彼二人即非嬰孩，是其初來者也。不於此際立個規矩，倘一放縱，任其性情，恐反以官勢自矜，將吾二老為僕婢。所以人世之姑息其子者，愛而勿勞。久之，驕傲養成，稍不順意，性如火發，不置父即罵母。父母愛憐太甚，一次隱忍，二次隱忍。然爾雖忍之，以為愛子之誠，而子反以父母畏彼，輒被挾制。由挾制而凍餒父母、擊弑父母者，自此始焉。當此之際，父母方懷怨恨，咒詛其子。上天厭之，而雷擊瘟誅之，要皆父母所害也。胡弗於子嬰孩，於媳初來時，事事予以規矩，稍有錯失，好言教導，教之不聽，加以夏楚，總期勞以全愛，俾子弟能勤能儉，能孝能悌乎？誠如是也，有其肖子，供奉必厚；有此肖子，家業必發；有此肖子，瓜瓞必綿。是即教子良方，亦即愛子正道。世之為父母者，奚不照此而行之？」老叟曰：「爾言可為人世龜鑒，吾決不如是姑息，害彼二人。」言畢，手持小斧，竟上山去。去約半日，荷薪而返。

老嫗手攜器具，亦汲水歸。七竅夫婦見之，心甚不安。意欲代肩此任，恐被茅茨刺傷手足而止。

復住數日，老嫗呼而謂曰：「爾夫婦見吾二老如此勞苦，其心安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不安之甚。」老嫗曰：「既不安矣，何不思一勝其任？」七竅曰：「奈吾二人在衙日久，享福已極，難任采薪汲水之役何？」老嫗怒曰：「真不識時務也。在衙為官，彼一時也；而今落於荒野，無衣無食，傍吾二老而居，是又一時也。以窮困之時，居然而享富貴之福，抑思富貴已不在爾躬乎？自明日始，宜以窮困而作窮困事焉。男也采薪，女則汲水。如傲吾命，立即逐出蓬廬，俾爾為虎狼口之物。」七竅聞此，不敢再言。

到了詰朝，老嫗以汲水之器交珠蓮，以伐薪之斧交七竅。

二人得其驅使，懶步而前，出了蓬廬，且行且泣，七竅曰：「此日遭窮所為何？」珠蓮曰：「皆因大道起風波。」七竅曰：「部衙富貴今安在？」珠蓮曰：「且任微軀受折磨。」泣畢，各任其事，分路而去。七竅上得山嶺，極目四顧，林木茂密。歇息片刻，持斧砍之。無奈茅茨縱橫，不刺手時，即傷其足。勉強採了二束，負下山來。而任重難勝，兩肩有如錐刺，或三五步一歇，或十餘步一歇，約及半日，始到蓬門。老嫗見其薪束無多，口中刺刺不休，與珠蓮汲水先歸一般情景。老叟曰：「不必過咎。今已午矣，胡弗炊煙？」老嫗遂呼珠蓮曰：「爾不炊煙為食，還望著老嫗乎？」珠蓮不敢傲，當即入廚。然彼雖鄰相女兒，乃蚌精靈魄所投，不諳作食，粟尚未熟，而抬於案焉。

老嫗嘗之，大罵不已。珠蓮、七竅聞老嫗詈罵，泣而弗食。

是夜，夫婦同坐寢所，七竅怨曰：「不是三緘野道賣鏡迷人，吾作吾官，福享不盡，焉有此苦？自彼來吾衙中，起了無限風波，俾吾二人落於是地。只想傍著老叟安居過日，諒有出此患難之期。誰知老叟仁慈，老嫗嚴厲。不惟受其驅使，亦且終朝詈罵。吾夫婦到茲絕路，尚有何想？不若覓一死所，以了一生。」言至此來，抱頭而泣。條被老嫗聞得，推門直入，指而詈曰：「爾夫婦安閒不慣，曾記石縫內陰幽之地乎？若非吾家老叟采薪至此，縋索救之，早已陰幽死矣，今幸重睹天日，僅僅役爾采薪汲水，大家烹粟而食，爾反在此抱怨於我，思尋死路。豈知爾即尋死，是自死耳，與吾何涉？吾實告汝，如願在蓬廬也，要任采薪汲水烹粟之事；如不願也，或自縊而自刎或捐軀以飼狼虎，隨爾欲之。吾言如斯，爾宜各自為計。」老嫗言後，忿然而去。

次日出見夫婦，怒詢之言：「爾等昨宵願死不願生，今何尚在？如其不死而偷生人世，稍背吾命，從此不止詈罵，還要力加鞭撻。倘能不辭勞苦，勤勤采薪汲水，吾自厚愛，稍寬半日，或稍寬一日，或亦未可知。」七竅夫婦跪而泣曰：「前承老叟拯救，恩同再造。即任力役之勞，分所當然。但祈老母念吾夫婦受福已慣，緩緩役之。待到精力足日，然後隨其指使，斷不敢辭？」老嫗曰：「不必多言，采薪者宜夠一日炊煙之費，汲水者夠一日烹粟沐衣之費，足矣，外弗苛求。如怠惰焉，定不寬恕！」七竅夫婦一一承認，老嫗始有霽色。

無如七竅力弱難勝，每日采薪，不敷所用。始而老嫗詈罵，繼而加以鞭撻，終則以拳足擊之。七竅是時已不勝其苦矣。一日持斧登山，想到為官榮華，大哭不止。哭已，倚石而眠。俟至睡夢初醒，日已西墜，忙忙促促，將薪伐下，束而荷歸。老嫗詈曰：「爾今日歸何遲也？未必要將老嫗草死耶！」七竅泣曰：「兒因近日手足為茅茨所損，舉動艱難，采薪稍遲，望母見諒。」老嫗曰：「吾知此役爾不耐任，非力加鞭撻，不能畏吾。」遂入房中，持一索出，抓著七竅，七竅不能轉動。片時之際，將身捆定，弔於廬外榆樹枝上，以鞭笞之，連笞數百，體無完膚。珠蓮見而心傷，跪地求宥。老嫗曰：「爾毋代人祈也，吾責爾夫後，將責爾矣。」七竅痛楚難當，只冀老叟歸來，一為解救。殊意老叟杳無蹤跡，至待老嫗鞭笞足意，始解索放下。七竅釋已，又將珠蓮弔著，如鞭笞七竅一般，盡力笞餘，天色已晚。老嫗自去廚內烹粟而食，也不呼及七竅夫婦。

二人忍著饑餓，暗地商曰：「事勢如斯，不死何待？」即將捆軀之索各持一束，乘得老嫗軒轅大起，走出廬外，意欲同縊於此。剛以索兒搭上樹枝，忽然山外一聲響亮，火光數十朵，直向夫婦同縊之處而來，曰：「勿忙，勿忙，吾等來與爾商。」七竅、珠蓮以為老叟前來救己，立於樹下候之。及火光到時，殊非老叟，乃是兇惡鬼物。有持索者，有持刀者，有持毒藥者，有持小斧者，緊將夫婦團團圍著。持索者曰：「爾學吾縊死好。」持刀者曰：「爾學吾剔死好。」持藥、持斧者曰：「爾學吾毒死、砍死好。」一時爾爭我奪，順扯橫拉，七竅、珠蓮已駭半死。久之，眾鬼曰：「彼剛二人，如何能代吾等之眾？」條一大肚鬼欣然來前曰：「爾輩毋容爭奪，可讓此男女與吾作水牢代焉。」分開眾鬼，獨將七竅夫婦手拉而行。眾鬼嘩然，亂打亂擊，直到天將發曉，始行四散。

惟大肚鬼弗捨，向七竅夫婦叩拜不已，曰：「爾等苦難過日，不如代我在水國中坐三載水牢。三載後，爾代尋著，又復投生，奚必在茲日受囉嗚？」叩拜已罷，竟將夫婦拉去。林外一叟，白鬚白髮，突如其來曰：「鬼物毋得如此，此二人終列仙班，何可加害？」言畢，拐杖一舉，鬼化烏有。七竅夫婦雖為老叟救援，已被群鬼駭癡，遂呆立於林木之下。